

Globethics Repository



漢語神學廿載談——神學論題引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 Qiuling; YEUNG, Daniel H. 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4 08:53:2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382

漢語神學廿載談

——神學論題引介

李秋零 楊熙楠

主題策劃

不經意間，《道風：漢語神學學刊／基督教文化評論》¹已踏入第二十個年頭，二十年確是一個不長不短的時段，但對一份虧本兼高階學刊來說，單是維持其生存已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二十年前我們早指出《道風》的出版並不是橫空出世的，而是建基於道風山創辦人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於一九三四年在道風山創辦的《道風》期刊之上，「旨為傳揚基督教文化，致力於基督思想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溝通、宗教的學術研究與宗教文化的融合。在前人的工作傳統上，我們得以在六十年後的一九九四年復刊出版，並承先啓後地推出一個嶄新的理念，是謂『漢語神學』；其具體含義指：一、以漢語文化的歷史的思想資源和社會經驗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二、在漢語思想學術域建設神學學科，與儒學、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種現代主義思想構成學術性對話關係；漢語神學不應以歐美學術旨趣為風

1. 一九九四年復刊號命名《道風：漢語神學學刊》，及至二〇〇〇年春中文刊名改為《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英文刊名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沿用不變；主編劉小楓提出「學刊應進一步突出現代人文—社會科學視域的基督神學研究是有別於單純的教會神學，遂改名為《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以確認前述的學術定位和研究方向，即以漢語神學為主體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與教會性的神學研究和人文學界的宗教研究相互激勵、相互促進。」〈新世紀獻辭〉，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12（2000），頁9。在此我要重申，這次改名不關乎漢語神學的轉向，更多是說明漢語神學的人文學定位和其與教會神學的互動關係。

向標，反之應建設自身的學術議題和學術規範，使漢語神學成為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漢語人文學術的組成部份；三、漢語神學是漢語世界（兩岸四地、星馬、歐美華人社區）的漢語宗教學者的共同志業」。²讀者們可能會提問，我們的工作與前人有何基本差別，一個最簡單和直接的回答：前人的對話場境是諸宗教界，漢語神學的場境是漢語人文學界，本於我們賴以生存的領域是人文學界，因此我們首先當尊重和遵守人文學界的學術議題、方法和既定的學術規範，另一方面，漢語人文學界也理解到漢語神學是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雙方在對談的過程也會互動地移動雙方的議題和規範的邊界，達至科際整合的效果，這起互動的現象如實地反映在我們過去二十年的學刊出版，誠然是我們的一小步，卻是學界的一大步。

不難想象，以學刊為載體的漢語神學在走過了二十個年頭，其間必然有不少不為外人所道的艱辛和歡樂，例如從無到有建立一套可供學界參用的學刊規範，一絲不苟和不徇情面的匿名評審制度，當我們默默耕耘了十三個年頭，在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我們意外地分別被通知《道風》被收入在中外學界認受頗高的「藝術與人文引用文獻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下簡稱 A&HCI）和「宗教與神學摘要」（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Abstracts，下簡稱 R&TA），其中尤為可貴是我們自始至終堅持只出版經匿名評審確認質量和具原創性的漢語論文，作為全漢語學刊的我們，當年被以外語為主的國際索引所採納應屬非常殊例。另外，二十年前以神學或基督教文化為主題的學刊可謂絕無僅有，但二十年後的今天，備受學界所認受兼與研究所合作無間的學刊就達六本之多，學科領域包括猶太－基督宗教研

2. 〈復刊辭〉，載《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1994），頁 8-9。

究，³《聖經》文學與神學，⁴人文學與基督宗教研究的互動和整合，⁵神學美學，⁶中外經學比較，⁷漢語基督教研究；⁸單從研究領域的角度來審視前述多部合辦或協辦期刊，我們不難窺見發軔和成長於人文學界的「漢語神學／漢語基督教研究」⁹正從傳統的文史哲學科擴展至《聖經》／經學研究、宗教社會學、宗教對談和公共神學等領域，並且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圍繞着國家轉型，社會變遷和現代性等「大問題」進行多角度的探索。過去十年我們更有計劃地以不同的期刊主題逐步探索推進前述的發展路線，邀約不同界別學人探索既定主題，¹⁰及至近年因應可出版的稿源甚為積壓，為免投稿學人久候經年，我們逐漸開放部分期數全作投稿之用，並整輯成不同主題出版。

-
3. 傅有德主編，《猶太研究》，年刊，山東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出版至今。
 4. 梁工主編，《聖經文學研究》，年刊，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出版至今，二〇一四年收入「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下簡稱 CSSCI）。
 5. 楊慧林主編，《基督教文化學刊》，半年刊，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至今，二〇〇六年收入 CSSCI。
 6. 劉光耀主編，《神學美學》，隔年刊，上海三聯書店，二〇〇六年出版至今。
 7. 遊斌主編，《比較經學》半年刊，中央民族大學創新引智基地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聯合出版，二〇一三年出版至今。
 8. 曾慶豹主編，《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半年刊，台灣中原大學，二〇〇六年出版至今，二〇〇八年收入 A&HCI。
 9. 「至於『漢語基督宗教研究』和『漢語神學』的相互關係，我們可以從不同稱謂進一步描述兩者的側重點，若稱為『漢語基督宗教研究』是指其更着重借助人文社會學科的方法和視角，以漢語語境及其詮釋為切入點對基督教進行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若稱為『漢語神學』是指『漢語基督宗教研究』的核心與歸屬離不開神學課題，『漢語基督宗教研究』的跨學科成果應為『漢語神學』的理論建設提供研究素材和思想基礎。當然我得承認現實上兩者關係的界線是模糊不清，互有重疊和滲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漢語神學作為新生的知識體系，我們大可不必從一開始即要求其劃清界線，嚴加定義，反而這種含糊的界線可使兩者因應不同的文化語景而靈活調用，這種靈活性對初生的漢語神學不無好處。」（見楊熙楠，《現代性、社會變遷與漢語神學》，載李平晔、王曉朝編，《基督宗教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作用及其影響》〔香港：論盡神學出版社，2011〕，頁 148。）
 10. 自二〇〇〇年第十二期春的《道風》開始設有主題，二〇〇六年王曉朝與楊熙楠把《道風》部分文章分類編輯成六部主題專著，分別是《溝通中西文化》、《經濟與倫理》、《傳統與後現代》、《現代性與末世論》、《生態與民族》和《信仰與社會》（王曉朝、楊熙楠編，收入「西方學術與漢語思想前沿叢書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另二〇〇八年趙林與楊熙楠再把《道風》其他文章分類編輯成另外四部主題專著，分別是《歷史的啟示與轉向》、《人神之際》、《神秘與反思》和《比較神學與對話理論》。（趙林、楊熙楠編，收入「西方學術與漢語思想前沿叢書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是期主題名為「漢語神學廿載談」，意在說明漢語神學經過一眾海內外學人二十年共同耕耘下所呈現的現狀和問題意識，我們邀約資深和新晉學人分別就四大分題各舒己見，在認同、互補與分歧間尋找共識，祈盼可以為下一個十年的漢語神學提供思路。

第一個分題是「漢語神學與當代思潮的對話」，由擲地有聲的台灣輔仁大學曾慶豹教授的〈漢語神學與新左派的隱匿對話〉作開章討論，選取的對話者是日前大陸新左派的領軍人物——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和漢語神學的早期發起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劉小楓教授。對話之所以是隱匿的，乃是兩位對話者並沒有真正你來我往地對話，而是其觀點在曾教授看來的交集。曾教授開篇伊始就指出，西方傳教士攜「現代性」來華，在中國思想界卻沒有像在西方那樣引起「古今之爭」，而是在中國的民族主義的作用下轉換成了「中華性」問題，結果關注的是「會通」而非「改造」之議題。這種思維框架使得中國思想界無法公允地討論基督教與中華現代性的關係，¹¹新左派概莫能外。汪教授所關注的問題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家為甚麼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程度不等地保持了對資本主義及其政治形式既擁抱又反抗的批判性思考，因而在否定自由主義的同時連帶否定了基督教。劉教授在「中華性」或者「中國問題」上與汪教授具有相近的問題意識，但漢語基督教思想界由於沒有像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那樣的「現代漢語基督教思想」的「史綱式」論述，故尚未準備好與新左派的對話。因此，曾教授的問題意識是：漢語神學有何自身的思想資源與新左派對話？這背後隱含的問題是：漢語神學

11. 這種看法也是曾教授的一貫觀點，參見其文章〈瞧這個人，為上帝被囚——紀念神學家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誕辰一百周年〉，載《當代》2006年第2期，頁10-16。

如何彰顯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性的銜接？可惜的是，曾教授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語焉不詳。他談到了中國共產黨兩位早期領袖陳獨秀和鄒代英肯定基督教在塑造人格方面的作用，談到了吳耀宗在「中國認同」和「時代認同」方面的主張，但卻未給出明確的答案。也許，思想家的價值首先在於提出問題。曾教授的問題值得所有有志於漢語神學的同人繼續思考。

接着是走過文革的知名思想家，陝西師範大學尤西林教授的文章〈現代性與中國大陸當代漢語神學的思想史根源〉，尤教授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是在回答曾教授的問題，但所說的「現代性」已經不是當年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現代性，而是中國自身後文革信仰危機所積蓄的渴求意義信仰的巨大精神能量。尤教授列舉了後文革的人生觀討論和「美學熱」，而在追求審美自由價值的美學熱這種激進的馬克思人道主義意識形態變革遭到意識形態封殺之後，中國大陸思想界被迫離開了以詮釋馬克思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傳統，一部分思想者在觀念史的「存在巨鏈」的作用下轉向了基督教、尤其是與現代化有着深層的現代性關聯的基督新教，從而直接催生了當代漢語神學。在這種意義上，當代漢語神學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後文革的精神信仰訴求與基督教學術知識形態的重合為一。「它不僅為中國現代化提供更根本的現代性支撐框架，而且為後發現代化的中國提供反思啓蒙主義現代性的創新思路。」（頁 64）

第一分題由大智敢言的中國人民大學何光滬教授〈當代中國的國家目標——一種基督宗教兼非宗教角度的思考〉作結，雖然何教授沒有使用「現代性」這個概念，卻把對「現代性」的思考推進到最「現代」。面對中國的現代化和新崛起及其帶來的問題，何教授從基督宗教兼非宗教角度，對於

當代中國的國家目標做出了嚴肅認真的反思，堪稱是當代漢語神學的一篇〈中國向何處去〉。何教授尖銳地指出：「國家不是目的，而只是為人的發展服務的手段，這種觀點得到了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支持，其中既有從奧古斯丁到路德到加爾文等從基督宗教角度思考者，也有從孟子到霍布斯到馬克思等從非基督宗教、甚至非宗教角度思考者。」（頁 78）因此，當代中國的國家目標應當是：相對於國家權力，應是公民權利優先；相對於富國強兵，應是公平正義優先；相對於一族復興，應是世界太平優先。當代中國面臨的種種難題，其病根恰恰在於對上述關係的顛倒，或曰把本應是手段的國家當成了目的。「因此，中國領導人能否對之進行循序漸進但卻系統徹底的改革，消除那種舊制度對社會各方面的毒害，將決定中國的前途，也將決定世界的前途。」（頁 99）

第二個分題是「漢語神學的生存形態：跨學科」，由內地學界公共神學理論的首推者，同濟大學的謝志斌教授的〈從「多學科研究」到「科際整合」——漢語基督教研究「跨一學科」特質的回顧與前瞻〉作主題論文，把我們的關注帶回到漢語神學自身。謝教授引入「跨一學科」概念，結合「多學科研究」和「科際整合」的模式來考察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學科研究方法。謝教授認為，基督教作為宗教現象的基本特徵、漢語神學的最初定位決定了漢語基督教研究／漢語神學一開始就是一種「多學科研究」，迄今已在神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思潮的對話和交叉研究、與其他宗教的對話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已成為當今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於「多學科研究」受到「原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的限制，使得漢語神學有必要向着「科際整合」的方向發展。謝教授認為：「漢語基督教研究的『科際整合』研究

進路可包含兩大方向和一個宗旨。這裏，兩大方向包括：一是從多方位和多層面的基督教研究所形成的思想積累過渡到對漢語神學議題的綜合反思和探究，二是與其他學科合作參與某些公共議題的研究，而這種整合的宗旨則是漢語神學的主體性特徵。」（頁 120）

然而，復旦大學資深神哲學家張慶熊教授的回應文章〈論漢語基督教跨學科研究的動力：回應謝志斌教授〉，卻雖然肯定了謝教授對漢語基督教研究的跨學科特質的描述，卻對謝教授在倡導「科際整合」時常常把「漢語基督教研究／漢語神學」並列、乃至提出「漢語神學是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核心和歸屬，漢語基督教研究則應為漢語神學的理論建構提供經驗材料和思想基礎」（頁 127），¹²認為「宗教研究」只提供「內涵」，而「神學」不單提供內涵還提供「真理」的觀點，表示了質疑。張教授認為，宗教的宗旨是拯救，而學術的主旨則是求知，因此，旨在基督拯救的漢語基督教神學與作為學術研究的漢語基督教研究不可以簡單等同，甚至把漢語神學視為漢語基督教的核心和歸屬。然而，神學畢竟也離不開知識，而學術的求知也需要在價值觀念的指導下去處理和解決人生和社會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二者可以在「對話」、「互動與互滲」的關係中，相得益彰，既形成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對基督教相關議題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又能從基督教那裏吸納有價值的東西推進對有關人生和社會的議題的多視角的整合式研究。其實，漢語基督教研究與漢語基督教神學究竟是甚麼關係，是漢語神學二十年來一直討論的話題，謝張兩位教授的對話，再次突顯出這個話題的重要性。

12. 同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手冊」，參見 http://www.iscs.org.hk/News/854/revised_Research_Directory%2520070206.doc（2014 年 6 月 5 日瀏覽）。

第三個分題是「漢語神學的學術與生活共同體」，無獨有偶，自英國學成回香港十年出了十部學術專著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同濟大學林子淳教授的文章〈漢語神學共同體的產生與延續〉，同樣挑起了一個舊話題，即參與者的身份問題。林教授在此引入了「共同體」的概念，並援引西方學者的觀點認為在共同體背後應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共同理解」。「從社會學視角來看，既然漢語基督教神學在公共領域中展示出了話語力量，則其背後必設定了一個能分享一定精神價值的倫理共同體。即使它顯現為一種『擴散型宗教』，只鬆散地在公共論域中展示出一定的『宗教』功能，而難以為其畫出明確的界限和身份，但他卻無可置疑地擁有一定的自願參與群眾。倘若如此，則漢語神學的未來發展便端賴此共同體的存續。」

（頁 139）漢語神學發軔之初，這種「精神價值」表現為「向往西學」，尤其是西方的「啓蒙」，但隨着知識分子對西方啓蒙的認識進深，特別是本土意識的升溫，就會使知識分子由過往對基督宗教的欣賞態度趨向中立乃至否定態度。漢語神學作為一種欠缺教會建制的「擴散型宗教」，其未來發展，「靠賴對基督教趨向認同以至是認信者」（頁 144）。在這種意義上，林研究員認為，「漢語神學人這種『遊魂』式共同體的可貴處正是在此，並非靠賴建制教會或認信者的參與來左右，卻端賴個別學人的自發性參與，積沙成塔地為漢語神學以至中國文化的未來築建起蜿蜒卻有序的棧道」（頁 147）。

林教授對「身份認同」的專注研究，對於他的回應者華東師範大學資深宗教社會學人李向平教授來說並非最主要的問題意識。李教授在其回應論文〈走向公共的漢語神學：回應林子淳教授〉從「超越」的視野指出，「漢語神學之所

以立足於當代中國學術之林，歷經二十年而長足發展，言其生命力及其社會文化特徵，即不局限於神學，也不局限於教會，而在於神學與漢語之間的有效整合，走的是一條超越的、公共的路徑」（頁151）。「神學」加上「漢語」，方才是漢語神學共同體的基本特徵，一個學術共同體之共同要素。至於學者是否認信的身份選擇，實乃學者自己的事情；而這種選擇，絲毫也不會影響到漢語神學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地位與影響。漢語神學共同體中的基督徒學者可謂內在，非基督徒學者可謂外在，但雙方的研究都具超越的本質，這就構成了漢語神學的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方才構成漢語神學的公共性超越。如果超越了研究者的個人認信與否的身份局限，漢語神學則更能繼續整合其內外超越、繼續實踐其公共神學的外在化、公共性發展路徑。

第四個分題是「全球視角下的漢語神學」，善於宏觀論述的武漢大學趙林教授所提交的論文〈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與漢語神學的應對方略〉把我們帶入了一個更廣闊的思維空間。趙教授的文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考查了基督宗教的全球傳播史，除了把基督宗教的傳播視為全球本土化之外，最重要的是得出了基督宗教在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地區傳播舉步維艱的結論。第二部分考查了基督宗教在當代中國的處境，認為基督宗教在中國改革開放時代隨着「向西走」的強烈意願，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遇，甚至出現了教徒增長的「井噴」現象，但因着中國的「政主教從」傳統和「國學熱」的興起，又面臨着政治和文化的雙重挑戰。第三部分討論「國學」復興背景下的漢語神學應對方略，認為漢語神學「應該更多地關注基督宗教及其神學的本土化轉型問題，致力建構一種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基督神學。換言之，未來的漢語神學應該更多地把聚

焦點從『神學』的思想內涵轉向『漢語』的文化背景，從將西方基督神學引入中國文化場景轉向在中國文化土壤中重構基督神學」（頁 181）。為此，趙教授重申了他曾經提出的「體認大勢」、「切中命脈」和「融合更新」的方略。

回應趙教授文章的是博學資深學人，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教授的文章〈漢語神學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回應趙林教授〉，他只是輕點了趙教授的文章的一點疑問（韓國是否屬於受亞洲傳統宗教和倫理價值影響較弱的邊緣地帶），但對趙教授的觀點表示了基本的贊同，並且謙虛地提出他的回應只是補充趙教授的觀點。然而，賴教授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漢語神學不應僅僅是「應戰」，「也要考慮主動出擊」，即漢語神學的全球化問題：「在致力於本土化或說處理來自中國脈絡的課題時，不要忽略對全球的神學發展作出貢獻。」（頁 187）為此，賴教授提出了主動向國外譯介漢語神學研究成果，漢語神學如何接續漢語文化傳統、尤其是漢語基督教文化傳統，漢語神學不應唯西方神學馬首是瞻、而應正視自身的神學傳統及其宗教和文化上的資源在普世神學上的價值和意義等等具體方略。誠如斯言，這是漢語神學進一步的發展必須關注的問題。

從以上各篇主題文章的綜述，我們很高興看見兩岸三地學人都不約而同地繼續圍繞着上述的「大問題」進行深度探索，並且大家都確認以「轉化性創造」¹³的原則讓漢語神學在中國學界持續扎根成長。

13. 「劉再復言：轉化性創造其重心不是『轉向他式』，既不是轉向西方，也不是轉向千萬里之外，更不是『退回舊式』，既也不是轉向老祖宗，也不是轉向毛澤東，轉向千百年之前；而是『創造自式』，即創造一套立足於現代中國人生存發展的社會形式，肯定和吸收普世價值，又不就範某一既定的西方範式；開拓中國古代資源，又拒絕被固定為某一現有的中國模式，透過『轉化性創造』，走出一條現代中國自己的路。」（楊熙楠，〈總監的話：漢語神學的是與非〉，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2012 春））。